

好一个沉静的大和尚!硕大而浑圆的光头,重眉敛目,神定气清,一袭青衫,束身长坐。窗外月光如水,泻进禅房,深秋的辽宁千山,已寒意刺肤,凌晨侍裹被而眠的同伴被冻醒后,看见沧海依然在打坐,双目微闭,面色红润,大汗淋漓……

在《沧海速写》中还记载了这样一段佳话,己丑八月吉日,沧海在陕西终南别院巧遇本法法师,是夜随法师登终南山,凭虚御风,聆听天籁,抵达净业寺后,沧海连画十幅小品以奉法师,并依次题跋。其中一幅有这样的句子:“日落月高,灵犀一点,闲唤神雕去来,一人终南万虑空。”应寺内僧人所请,与法师月下一同泼墨,挥毫直指,尽去罣碍,乘兴合作

雪都土

元旦过后第一个工作日,驾车下班,在南北高架上遇雪。细细的雪花飘下,此时正值晚高峰道路拥挤,只好慢慢前行。车内开着空调,暖洋洋的,雪花落在前挡风玻璃上,立即化为水滴,随即被雨刮器刮去。收音机里正播放台语天后江蕙的歌,歌词听不清楚,大约都是些爱情歌曲吧。不知为何,突然就想起了豹子头林冲——林教头风雪山神庙,那场雪好大呀。我仿佛看到林教头肩扛长枪,枪头挂着酒葫芦,正顶风冒雪,一步一挪地往草料场赶……

同样是雪,不同的是此时此刻,我安坐在暖洋洋的车内,而林教头则冒着严寒,在风雪中赶路;我的目的地是家,而林教头的则茫然无措;我听着软绵绵的歌曲,而吹过林教头耳边的唯有风雪声;我心中是轻松愉悦的,而林教头的心中则是漫无边际的苦楚;我面对的是江南的小雪,而林教头冒着的则是飘落在华北土地上的大雪。

这相隔了近千年的雪啊!



我从小喜欢集邮,将集邮与读书结合起来,五十多年来,集邮带给我不少乐趣,不仅丰富了我的阅历,而且也充实了我的人生,也圆了我走近文化名人的梦。

集邮促进读书。我读过鲁迅的《药》,巴金的《英雄儿女》,夏衍的《包身工》等文学作品,还唱过聂耳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等,在我脑海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象,我崇敬这些文化名人,我想走近他们,但他们似乎离我很远。然而通过集邮,通过收集欣赏研究新中国发行的人物邮票,他们又离我很近,使我走近了这些文化名人,这就是集邮的功効。

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,集邮刚复苏。1981年9月25日国家邮电部将发行“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”邮票,我所在的虹口邮协是鲁迅先生曾居住过的地方,准备筹办“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邮展”,并制作纪念封,想请一位

沧海大和尚

蒋子龙

了几帧大画。翌日,沧海与法师同往净业寺前殿礼佛,佛事毕行至半山,法师道:神雕来也。沧海举目上望,林梢空阔处果有二雕盘旋,经久不去,犹有相送之意。

写到此,你道沧海是僧?是俗?其大名人尹沧海,相貌很像世人心目中的大和尚,甚至比和尚还更像和尚。舒朗平阔,峻峭恬淡,骨子里散发出一种出家人的气息,凝重少语,性净空明。但目前他的真实身份还是南开大学教授兼书画艺术中心主任、清华大学国画名家工作室导师……甚至还挂着一堆诸如“博导、院长”之类的头衔,却经常往来于各大丛林,与诸多高僧大德相交甚厚,有个阶段他甚至真想出家,多次上九华山,每次上去都不想下来,最后又总是被各种力量拉下山。

沧海仿佛是带着绘画的使命来到尘世,每时每刻都在竭力吸纳与绘画有关的一切。他在六七岁时从野外捡到一具骷髅,用河水洗净后就天天画它,等到闭着眼也能从各种角度将骷髅画得滚

瓜流熟了,就试着给它添上血肉和五官,分出性别、职业和年龄。那个骷髅一直陪伴了他许多年,睡觉时就放在枕头边。后来果然从安徽乡下考进天津美院,然后就一路读完博士。原本一个身材修长的翩翩青年,清癯内敛,笔墨清华,不知从什么时候

开始动了出家的念头,常常将自己灌醉,认为调和各种紧张关系的最好办法就是上山当和尚。但他不仅自己作画,还要教书带学生,终于未能如愿。待度过那个“激烈期”,恰如长江闯出了三峡,沧海变得澹荡深厚、朗阔温润,同样心怀炽烈,却变得庄重自强,骨子里反倒具备了一个真和尚的学养,“心地上无波涛,性天中有化育”。

奇怪的是一经历那个阶段之后的他,外形也博大起来,超重的肉身与内心一同向纵深开掘,身材变得蓬勃、壮硕,内里变得古拙、沉实,他又恢复了过去静默,歛气于骨。落到笔下,有时墨色沉沉,莽莽苍苍,气势夺人;有时简洁苍劲,意趣横飞,以率直入画,却气足神畅;有时笔

公和洋行闪亮登场

——外滩建筑之三“外滩3号”

乔争月

公和洋行的建筑师来说,实在是一座值得纪念的丰碑。”报道如此称赞。

“外滩三号”是外滩近年第一座全面商业改造的建筑,但由于对历史旧貌改动较大,也引起不小的争议。2004年重新开张后成为时尚地标,设有数家顶级餐厅、奢侈品专卖店和艺术画廊,受到高端消费者和商家喜爱。但历史保护界却有不同意见,认为该项目仿佛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,把横流的物欲带回外滩。

让我们回到一个世纪前。大楼的一到五层曾出租为办公室。特别是一楼的大办公室三面都有窗,是当时上海最大的无隔断办公室。

大楼顶层是配有屋顶花园的高档公寓,可以欣赏美

墨奇崛,沉潜着一股清冷幽静之气,洞心骇目,绝俗惊世。有时作大画没有空墙,沧海便将画纸铺在地上,赤脚踩着宣纸躬身作画。以他那庞大的体量,竟能轻盈自如,绝不会踏坏薄薄的画纸,作画时厚实的脚掌也绝不出汗。有天晚上我闯进他的像仓库一样的画室,坐在后面静悄悄领略他的才华。前面一堵大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宣纸,或许许多张纸拼在了一起,他已经进入一种半痴狂的状态,忽而对着画纸默默出神,忽而这儿一片山、那儿几棵树,运笔放逸,纵横突兀。我感到“他身上的所有细胞都打开了”,兴奋时一手抓两支笔,在纸上勾抹。但始终不吭一声,头上冒着热气。

我明明是眼看着他作画,待大画成形后还是吃了一惊,怎么也想象不出他是如何有了这样的妙想佳构?是动笔前已成竹在胸,还是完全靠临场的即兴发挥?他见我如此喜欢这幅画竟当场就要送给我,他的豪爽令我悚然一震,当即谢绝:“这幅画可以换一幢楼,你敢送,我不敢要!”后来在他的画展上,我看到这幅取名《自有天机贯胸臆》的大画,挂在展厅迎面的大墙上。他的画里充盈着禅机,所以我说,沧海骨子里还是个大和尚。



隐私,作为人类独特的近乎神秘的精神现象,生活中每每回避与之相关的真实话语。不过,文学却可以鲜明畅达地加以述说。只是专以这方面的内容为主干的作品也很罕见。所以,倪耀祥先生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《隐私》到我手里,我几乎一口气将它读完。

当然,这主要还不是因为这类作品少,而是由于这部作品好。《隐私》之好,可以罗列不少,我觉得最突出的有两点:一是形象新鲜,二是思想新颖。

一连串以隐私为情节铺排的故事,发生在浦东一个叫做滕粮圈的村落里。擅长本土叙事的小说家倪耀祥,这回端给我们的佳肴的作料,由隐私构成,而本土气息依旧浓浓。作品的主要人物是一对命途多舛、尤其是爱情遭遇过多风多雨的恋人。特殊年代变幻莫测的农村生活,为这对恋人搭建了杂色纷呈、喜忧并存的活动舞台。让读者揪心不已的种种隐私,就悄悄地聚集在这舞台帷幕的背后。美丽的潘玉芳偏偏要遭遇丑陋的“喇叭虎”,她厌恶“矮脚虎”外表与内心的恶浊,却又不得不屈服于支撑这恶浊的潘副主任的权势,也屈服于她父亲的昏庸与窝囊。可是她的真心,依旧毫不动摇地付与自己的意中人滕文超。滕文超则在很易绝望的时候偏不绝望,深爱着潘玉芳。残酷的生活又演出令人作呕也令人感慨的另外一幕,包括潘玉芳的被“爬灰”,以及滕文超在“喇叭花”面前的被俘虏。人物关系的如此情状,自然又派生出别的许多隐私。这里的妙笔在于并无生造痕迹,造成故事的

既奇崛生动于是扣人心弦,又真实可信于是感人肺腑。而作者最终的目的也在读者不知不觉中臻于佳境:他不是为营造隐私而营造隐私,他是为了更加有效并且有趣地塑造人物群像。果然,伴随着总体的情节脉络,作品中一个个与隐私相关的人物,无不新鲜地呼之欲出。

至于思想的新颖,主要指的是作者在作品中对于隐私的处理方式,或者说是态度。隐私毕竟是一种特殊精神渗透其中的生活现象,它最显著的特点不是明,而是暗。而且希望永久地保持这种暗。因为要使之暗,于是必须秘不示人。作为小说,在对待隐私的处理方式或者态度上,当然要始终贯之以形象的实现,而这种实现又必然显示作者的思想形态。通览全书不难发现,《隐私》的隐私处理,有着一种新颖的思想指导。这显著地体现为作者对于两段隐私的隐匿。一是潘玉芳遭受她公公“爬灰”的情节。在这一遭受中,潘玉芳的心灵纯洁无瑕,但毕竟也成为她不能启齿的隐私。这一隐私如果公诸于世,在人们尤其在滕文超心目中的感受可想而知。二是滕文超在“喇叭花”的诱惑面前所表现的对爱的不忠。此种移情别恋,如果被一往情深的潘玉芳知晓,对她是多么巨大的打击!上述两段隐私,作者以隐匿不露的办法加以处理,隐私依旧是隐私。作者的这种艺术构思颇为新颖。细想一下,成全了隐私,是成全了一对主要人物金玉良缘的最终完美,这还是小而言之;大而言之,人与人之间必要的和谐也得以成全。故此,既然已成隐私,还是永远隐之为佳。此种思想,就艺术而言,分明有新意蕴含了。

文超心目中的感受可想而知。二是滕文超在“喇叭花”的诱惑面前所表现的对爱的不忠。此种移情别恋,如果被一往情深的潘玉芳知晓,对她是多么巨大的打击!上述两段隐私,作者以隐匿不露的办法加以处理,隐私依旧是隐私。作者的这种艺术构思颇为新颖。细想一下,成全了隐私,是成全了一对主要人物金玉良缘的最终完美,这还是小而言之;大而言之,人与人之间必要的和谐也得以成全。故此,既然已成隐私,还是永远隐之为佳。此种思想,就艺术而言,分明有新意蕴含了。



的砖墙。主入口的两侧竖立巨大的花岗石柱,上面是有雕饰的山形墙,将来客引向壮观的门厅。这栋大楼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也很耐看,真是公和洋行上海滩的开山之作。

公和洋行1868年创办于香港,当时中文名叫巴马丹拿。联保大楼完美落成后,公司立刻在楼内设立办事处,并根据上海文化习惯取了“公和洋行”这个好名字。

那位年轻有为的建筑师威尔逊几年后就当上了合伙人,带领公和在“远东巴黎”大展宏图。继有利大楼的成功之后,公和陆续完成了外滩天际线上最壮观的12号原汇丰银行大楼,13号海关大楼和20号原沙逊大厦等建筑,堪称当时上海最大也最重要的建筑设计机构。

今年1月8日是斯裔匈籍建筑师鄂达克诞辰120周年,全市有不少纪念活动,参与“鄂粉”众多。其实1912年把公和带到上海的威尔逊同样传奇,成就可能更高,却没

坛”会场——虹口文体活动中心。首先见到了正在忙于公务的鲁迅之孙周令飞先生,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。眼前的他有着一双鲁迅的影子,见到周令飞,我仿佛看到了青年鲁迅肖像照片上的形象。经友人引荐,我递上了这枚有巴金题字的纪念封,请他签名。他十分热情地讲“我有笔”,于是折回身,从接待桌的包内取笔,签名后,还落下了签名时间,还与我合影留念。随后我又来到外宾楼接待室等候。不多一会儿,年近八旬的周海婴先生来了,因我读过他的《我与鲁迅七十年》一书,书中有他的照片,所以我记得他的形象。眼前的周海婴先生慈眉善目,平易近人。待他落座后,我略作自我介绍,将封和书递上,他接过笔利索地在纪念封和《我与鲁迅七十年》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,时隔28年终于圆了我请周海婴先生签名的梦。如

听说有人给他过生日。

2013新年外滩4D灯光秀,寒风中数万人屏息凝视奇幻灯光烘托的12号和13号大楼,却鲜有人知道两幢都是威尔逊的杰作。可以说如果没有他,如果没有外滩3号这件漂亮的上海滩首秀,外滩让人心醉的天际线就不是今天的模样。

二战后公和洋行撤离了上海。销声匿迹大陆市场半

个多世纪后,这家事务所于90年代又重返申城。虽然公司恢复了最初的中文名“巴马丹拿”,但凭借当年的口碑,还是拿到包括来福士广场在内的许多商业地产项目。

“二十年前我们又来到上海的时候,就自我介绍是原来的‘公和洋行’。上海人对这个名字都很熟悉,也非常认可。”巴马丹拿上海分公司新加坡籍顾问李健寿回忆道。90年代初的他也像威尔逊一样,被公司从香港派到上海来开拓市场。

同济大学副校长伍江在《上海百年建筑史》中写道,公和洋行的作品几乎成了上世纪整个二三十年代上海建筑的缩影。看来这家历史悠久的公司总能准确把握上海城市发展的脉搏。在过去这一百年间,他们两次决定从香港到上海寻找机会,都不早不晚,刚刚好。

外滩3号
(插图:张雪飞 摄)
昨天:有利大楼
今天:外滩三号
建造年代:1916年
建筑风格:自由复兴式
建筑师:公和洋行
地址:中山东一路3号

寻梦方寸 邮了人生

杨天文

次的题字,已载入中国集邮史册。后来,当我欣赏这枚纪念封时,想到要请鲁迅后人、他的儿子周海婴签名,成了我一个心愿。集邮贵在坚持,收藏是可遇不可求,我一直等了28年,这一天终于来了。2009年8月初,我从友人处获悉,这月的10日上午,“第四届鲁迅论坛”将在虹口举行,这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,机不可失。这天上午,我冒着雨早早地赶到“第四届鲁迅论

坛”会场——虹口文体活动中心。首先见到了正在忙于公务的鲁迅之孙周令飞先生,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。眼前的他有着一双鲁迅的影子,见到周令飞,我仿佛看到了青年鲁迅肖像照片上的形象。经友人引荐,我递上了这枚有巴金题字的纪念封,请他签名。他十分热情地讲“我有笔”,于是折回身,从接待桌的包内取笔,签名后,还落下了签名时间,还与我合影留念。随后我又来到外宾楼接待室等候。不多一会儿,年近八旬的周海婴先生来了,因我读过他的《我与鲁迅七十年》一书,书中有他的照片,所以我记得他的形象。眼前的周海婴先生慈眉善目,平易近人。待他落座后,我略作自我介绍,将封和书递上,他接过笔利索地在纪念封和《我与鲁迅七十年》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,时隔28年终于圆了我请周海婴先生签名的梦。如